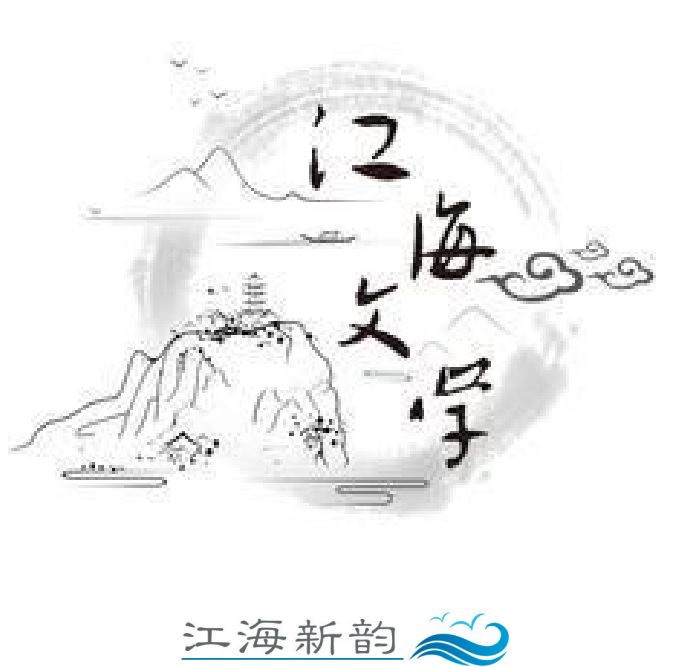


本土文本



小镇光阴(组诗)

吴 华

从南到北
走不出一缕咸腥的海风
从东到西
绕不出几句乡音的问答
每一个推窗的清晨
都是季节摊开的画纸
每个掩门的黄昏
都像床头合着的一本旧书

因为安心
我在梦里
亲手挥别了远方
怕孤独终老
我用海水中的细沙
一遍遍堆砌着
那些拥抱过的身影

只是路过

当我仰望
天空
便有了倾斜的角度
当我抱着一棵柳树
便有了可以依靠的襟怀
一只野鸭
代替我
走在季节的水面上
我的注视
让河水长出了好看的波纹

落日孤挂于天边
又悬垂于我的额头
风吹着裙裾轻摆
也吹着我眼中的红枫
在阳光下战栗着
每一枚
都像我的心底
没有被时间销蚀掉的
爱与热情

关于诗

一首
只一首满意的就够了
我把她作为赠予世界与自己的礼物
许多年后
她为我继续活在这人间
感受白天的喧嚣
夜晚的寂寞
体会人情的冷暖
世事的无常
若有人读她
我便又活了一次
若她与我一起被遗忘
就让她继续在黑暗中角落

保持沉默
保持爱
像我活着时
这样失落
这样地怀着期待

影子

在前在后
在左也在右
有时
阳光将她拉得那么长
有时
她被月夜折叠成那样短
这么多年
我没能扶起过一个影子
分担旅途上的孤单
也没有一个影子
能被我带回家
坐在灯下
说一说
我们陷在尘埃里的痛

父母爱情

他们用一些日子争吵
再用一些日子和好
余下的
他们一起
编织着一张叫生活的网
现在

他们都老了
更多时候
他们在寻找对方的身影
生怕一眨眼
一个人
会被时间藏起来
剩下另一个
把整个世界当成
一座再也走不出的
迷宫

谈谈爱情

亲爱的
停下来
让我们谈谈爱情
趁星光未老
趁月色还年轻
趁我们身体里
还有未消失殆尽的火种
亲爱的
就在此刻
让我们谈谈爱情
趁风儿温柔 草色青青
趁星光还在
趁我们还有力气
攥紧一双
想握住的手

玉兰树

一些花瓣
发黄枯萎
一些花朵
含苞欲放
绿叶茂盛
太阳照着
像一群孩子光亮的额头
这是我眼中的一棵玉兰树

而在深深的地底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她的根须蔓延
努力地汲取着水分与营养

滋养繁华
也滋养萧瑟
照顾着生
也照顾着死

五月的清晨

新韭与黄瓜
哪一种绿更生动
土豆与莴笋
哪一样新鲜
在阳光与空气之间
在泥土与露水之间
我的目光犹疑
我的脚步徘徊
即使是五月的清晨
你也要原谅一个妇人
关于生活
她早已有了归依之心
关于生活的细节
她却依然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主张

小满

喜欢小
喜欢她里面藏着的
露水与麦芒
喜欢满
喜欢她里面装着的
星空与大海
她们加在一起
是五月的样子
是母亲站在田头
眺望的样子
阳光下
一把镰刀
像她被岁月折弯了的腰
暖风一吹
冬天里种下的油菜
每一株
都迎向她的怀里

后窗上的爬山虎(小说)

倪 苡



绘图 瞿溢

现在,乔一凡的眼里放不下一片叶、一朵花,她烦躁了一整天。决定晚饭后出去散步。她白天不出门,晚上出门也都是李涛出差的时候。李涛不出差的日子,她都在家里守着,守着就不会错过他回家的时刻。

乔一凡戴着口罩,刚出电梯,看见右前方走来的是一楼的王妈,她即刻左拐。她不想跟别人谈她的病,但熟人遇到她,好像只想谈她的病。这让乔一凡很是犯难,别人问起她的病,她只能如实相告,她的子宫被切除了。可谁愿意重复着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子宫的女人呢?

乔一凡的家离龙湖很近。她偶尔散步,都是到龙湖边走走。她喜欢湖边的风,喜欢奔跑的小孩,喜欢一群退休老人的吹拉弹唱。这些可以让她暂时忘掉自己是一个病人。绕湖走了大半圈,按以往习惯,照例坐到湖边的木椅上歇一会儿。刚坐下,旁边就来了一对小情侣。男孩将女孩被风吹乱的生长理顺,这动作让乔一凡仿感起来。她有一头长发时,李涛也喜欢做这个动作。乔一凡用无限缅怀的目光看着这对小情侣。男孩理顺了女孩的长发,女孩娇嗔道,我要去把它们剪了,都麻烦死了。

男孩道,亲,别别别,女孩子还是长发好看。

乔一凡听不下去了。她想着她的一头粗硬微卷的短发,是不是李涛也觉得女人应该是一头长发好看?这其实是毫无疑问的。

回去的路上,乔一凡感觉不到六月夜晚的怡人,她被这一对情侣的对话弄得上气不接下气,胸闷,她走得很慢。刚进小区,儿子发来视频,她努力让自己笑得自然些。儿子让她早点回家休息,不要太累。她再努力大笑,夸儿子懂事。

她正准备进电梯时,从电梯里出来一位理头玩手机的女子。女子长什么模样,她没印象,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头发,她扎着一条很长的马尾辫,她的头发居然是绿色

的。高挑的个子,黑色T恤,黑色短裤,肉色丝袜,脚上黑色的长筒靴盖过膝盖,短裤跟长筒靴之间留有约三十公分肉色,让整个人富有生机,这身打扮跟绿头发很配,没有违和感。

乔一凡走进电梯,在电梯门快要闭合的时候,刚刚出了电梯的女子忽然抬头向电梯望了一眼,电梯门很快闭合了。乔一凡就在一小方块的空间里了。她没有再想这个绿头发女子。

乔一凡到家门口时,吓了一跳,她家门把手上居然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六个字:还要躲着我吗?没有称呼,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乔一凡手里拿着这张纸条,左看右看,楼道里连只苍蝇也没有。

乔一凡拿着纸条,站在门前,她不知道如何处置它,她甚至觉得这是有人放错地方了。她和李涛不需要躲着谁呀。首先肯定的是自己不需要躲着谁。难道是李涛?这时,她突然想到了李涛的伤,心里一阵哆嗦,赶紧拿着纸条进了门。

伤和纸条一定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乔一凡是理科生,有着缜密的逻辑思维。她必须理清头绪。是因为他躲着某人,某人弄伤了他。他为什么要躲着别人?经济债?情债?经济债的可能性不大,近些年为她治病花了些钱,但之前他们家有些积蓄的。治病后他们家并无债务。乔一凡不管钱,但她知道他们家不缺钱。

那就是情债?想到情债,她确定她踩在地雷上,她不愿意是这个结果,但她知道是这个结果。直到现在,乔一凡还没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她非常冷静地再次看看纸条,她想从这六个字上能看出点什么,比如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之间动手时,李涛有没有反击?

想着想着,乔一凡还是忍不住哭起来,这是她心中完美的男人啊。她现在想起他,如此遥远与陌

生。乔一凡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劝告自己安静下来,她的心脏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悲痛。她是快要失去他了吗?

乔一凡来到李涛的书房,只有在书房,她才能感受到他的气息。乔一凡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把纸条放在电脑上,仔细端详着上面的六个字。她这才注意到纸条上的行书写得相当的漂亮,可这漂亮的字像鸟喙似的一下一下啄着她的心。她不敢再往下想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越想她越觉得自己在一寸一寸矮下去,直至无地自容。她是一个癌症病人,对方是什么人都比自己强一百倍。

她不再看纸条,摸着李涛桌上又一本又一本的书,办公桌上的一大沓书,《学记》《理想国》《爱弥儿》等多本富有营养的书,再转身看看书橱,书橱里除了满满的书,还有各种奖牌和奖杯。乔一凡打开书橱,拿出那金奖的奖牌,是全国性的赛课取得的成绩,是李涛最为骄傲的成绩。乔一凡摸着奖牌想,李涛的优秀,可以抵过他的小错误吗?如果世上的事都可以做加减法就好了。她叹了一口气,把奖牌放回原处,就在她把奖牌放回去时,她发现了一本《雪莱诗选》。李涛把《雪莱诗选》藏在奖牌后面干吗呢?

乔一凡拿出书,她惊得差点把书甩到地上,乍一看,这书上像结了蜘蛛网,又像是夹着枯掉的爬山虎的脚。再一看,不对,是头发。

乔一凡像被书烫了手一样,迅速把书丢在办公桌上,她目光惊恐,嘴巴张成O字形。那本《雪莱诗选》像一个长出了一缕头发的怪物,趴在办公桌上。

乔一凡盯着那本奇怪的《雪莱诗选》,她像一匹累坏的马,喘着粗气。她不停地告诫自己:冷静。冷静。当她平静下来,伸出手去,拿起书,细细一看,这些头发是夹在书里。她打开书,第一页,几根黑色长发。她用手摸摸,多么熟悉的手感,是不是自己的头发?第三页,是一根白色长发,她又用手捻

捻,也像是自己的。第五页,一根咖色长发。这肯定不是自己的,她从不染发。第七页,一根褐色长发。第九页,一根浅黄色长发,带点卷,小尤笑盈盈的形象忽然在乔一凡脑海里浮现,这是不是小尤的头发?乔一凡来不及细想是不是小尤的头发,翻书的速度越来越快,像她的心跳。翻到第二十七页,绿色,一根绿色长发,她把这根头发拿在手里,看看长度,看看粗细,难道是她?电梯里遇见的女子是她见过的唯一染绿头发的人。她把这根绿头发放回了第二十七页。第二十九页,一根柔软的细细的黑色长发。再往后翻,没有了。

乔一凡的脑子有如一片乱发。下面该怎么办?谁能告诉她,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办?打电话质问李涛吗?那她自己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这些麻烦来,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找出证据赶走他吗?她细细想想,自己从没有想过要赶走他。

乔一凡在书房里待了一夜。她一遍一遍地翻着那本夹着头发的书,看着那些头发,猜测着头发的主人,她们的职业、年龄、样貌等。她把与李涛认识以来所有重要的细节想了一遍,得出了甜蜜与痛苦的守恒定律,当初有多少甜蜜,现在就有多少痛苦。天快亮了,每个李涛在家的日子,她早上都用破壁机给他做营养早餐。现在,她的心像是被破壁机搅碎了一样疼。

整个城市在早晨醒来,窗外传来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早啊,上班去啊……今天骑自行车上班啊……走快点,这书包怎么背的,再不快点就要迟到了……乔一凡合上书,把书放回原处,把奖牌也放回原处,关上书橱门,恢复到没有被翻动过的模样。还有那张纸条,她本想把它撕碎,后来干脆把它烧在烟灰缸里,并洗掉了烟灰缸,书房跟李涛出门前并无二样。

她关上书房门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是关上了潘多拉魔盒。(三)

明天,小胡子肯定一大早进超市抢苹果,到时,没有好苹果,看你怎么办!

第二天清晨,美娜早早等在了超市门口,奇怪的是,没看见小胡子的身影。

终于,超市开门了。

美娜跑到水果区,结果,一个顾客也没跟来。美娜心想:小胡子可能有事耽搁了,不然,他肯定会来。就这样,又等了十分钟,小胡子还没来,美娜不禁有些失望。

阿姨有点急了,跑过来问:“我可以把好苹果摆出来了吧?不然,要被经理骂的!”美娜点了点头。阿姨把好苹果摆了出来,美娜看了看,也不觉得怎么称心。

美娜走出超市,见门口停了一辆大货车,几个员工正忙着搬东西。这时,美娜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小胡子。他递给司机一根烟,两人谈笑风生,路边放着两大筐苹果,又大又红。

终于,员工卸完了货,司机上了驾驶室。小胡子一边挥手,一边说:“兄弟别忘了,晚上一起喝酒啊……”

美娜气得脸都绿了。怪不得,今天超市的苹果不中看,原来,好的苹果被小胡子半路截和了,他肯定耍了什么手段,搞定了送货的。唉!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超市之战(小说)

张春风

元,亏了。可没办法,这种苹果很好吃。美娜抬起头,愣住了:这不是刚才,在大超市买苹果的小胡子么?怪不得,那么眼熟呢。

美娜看了看苹果,立马明白了——原来,小胡子把超市当成了水果批发市场,低价进,高价出,不费吹灰之力挣差价。美娜气得直咬牙,气呼呼地扔下袋子:“我不买了!”

美娜决定去大超市讨个说法。在办公室,美娜将经过讲了一遍:“经理呀,好苹果都被小胡子买了,其他顾客还买什么呢?到时,大家都说,你们的苹果不好,这关系到超市的口碑呀!你可不能不管!”

经理两手一摊:“我也没办法!小胡子也是顾客。他来得早,买走好的苹果,也很正常呀!那个顾客不挑好的买?只不过,他买得多而已。他在外面加价卖,我就更管不了。”

美娜火冒三丈:“那你们也涨价,陕西红富士卖8元一斤,他没赚头,就不来了!”

经理摇了摇头:“这更不行了!我只是打工的,老板说了算!”

美娜想了想,也是这个理,只好悻悻地走了。尽管,水果店贵不了多少,但是,美娜咽不下那口气。她暗暗发誓:“小胡子,这一次,我一定要跟你斗到底,哼!”

最近,美娜痴迷减肥,一日三餐只吃苹果。小区边上,有两家卖水果的地方:一家是大型的超市;另一家,是马路边的水果店。超市的苹果便宜,美娜是常客。

美娜发现,这几天,超市的精品苹果越来越少。每次,她乘兴而去,总是败兴而归。挑剔的美娜百思不得其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捷足先登了?没道理呀?”

第二天,美娜起了个大早,直奔超市。可还是来晚了,水果区的苹果都不中看,明显被人挑剩下的。这时,美娜看见有个小胡子,拎着好几袋又大又红的苹果,目测几十斤。

美娜扁了扁嘴:“原来,都被他抢走了!买那么多苹果干嘛?也不给别的顾客留点,真没公德心!”美娜觉得小胡子有点眼熟,又一时想不起来,转身去了鞋帽区。

鞋帽区琳琅满目,美娜逛了一圈,肚子开始咕咕叫。走出超市,街上飘来一阵肉包的香味,挠得她心痒痒。美娜当然不能吃肉包,还不想嫁人了?心急火燎地,美娜直奔水果店。

“老板,苹果怎么卖呀?”一进水果店,美娜就埋头挑了起来。老板递来一个塑料袋子,一脸的讨好:“美女,这是最好的陕西红富士,8元一斤,不甜不要钱!”

美娜暗暗叹气:超市才卖6.5